



創作小說

治世白

黎錦明著

浙江紹興東浦
村陳德峻珍藏

說小作創篇長

海 蹈

著 明 錦 黎

里 德 培 路 通 大 海 上
行 印 局 書 亞 細 亞

1928.

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

(定價大洋五角)

海 蹈

權 作 著 有

著 者 黎 錦 明

印 刷 者 亞 細 亞 書 局

發 行 者 亞 細 亞 書 局

特約
分發
行所

北平：自強書局
雲南：成記書局
廣州：大東書局

天津：直隸書局
廈門：新民書社
奉天：大東書局

滬上：中華書局
濟南：山東書局
南京：文化書局

蹈海

橫在愛悌街口的電影院門口，兩個肥短的僕歐正在打盹的時候，男女觀眾們忽和潮一樣擁了出來。

彷彿是起了一口風，將一束雜亂的花吹散了：街道上依舊在甯靜裏。接連幾輛空箱電車沒有一點障礙的飛駛過去了，輪音特別的响亮，地面都在輕輕的顫抖。

『啊嚏——』矗立在街心那粗巨的印捕呼着呵欠了，棍在手裏無力的掉動着，像一條病狗的尾把似的。

不知發從何處的一點鋼琴音也靜止了；空氣裏只殘留着遠處的嘈雜聲……

雲娜從街口轉步出來，向馬路西頭的深靜處急走着。走幾步，她將額前的髮掠一掠，而且不時迅捷的往後一顧。覆在她頂上的梧桐葉都輕輕點着首了，像在一律讚美着她的美態似的。

『你爲什麼走得這樣快啊！』

她停了停步，微微喘息着往後看了一眼。那強烈的印象已全然迫近她了……恐怖從後將她一推，她重複往前走了。

她的心裏只是焚燒着，想道：他……他……我爲什麼不快一點走呢？但是，他……他……

那強烈的印象終於和她並肩行着了。

『你走得太快了，』那聲音是異常溫和而美感的

她抬了抬眼，不會望到他的臉上便又將頭低了。她覺得他的胸肩是那樣的雄健……領結是那樣的小巧可愛……於是，她又很快的看了看後面，打算回覆他一

句話。

「你有一點不快活嗎？」

她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沒有。」

「那麼我們……」聲音帶着一點呻吟。

她覺得這人有點笨了。但她的步法只是和他一樣均勻的走着，彷彿是兩隻傀儡吊在同一條線上了；她不能離開他。

「密斯我想你的跳舞一定很好。」

這使她感着一點愉暢了；她咳了一咳，道：「我跳得不好。」

「那裏的話；我好幾回看見你在太陽跳舞場跳舞。他們全都稱讚你呢。」她將他的側臉看了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你在什麼時候看見過？」

「大概是早兩個星期罷。」

這男子是異常……的，她心裏緊張的想。太陽跳舞場的門面是堂皇貴麗極

了，但裏面是怎樣的情形呢：

馬路的西頭漸漸熱鬧了；有幾對男女從臨着十字街的咖啡店出來。他們經過他兩人旁邊，都輕微的看一眼，彷彿是說：『還不錯。』

他已經推開了那咖啡店的門：她停了停步，看住自己的鞋尖走了進去。

在雅座裏坐着，兩杯冰淇淋已擺在他兩人的面前了。

一點兒電扇的風聲，一點兒啁啁的談話聲：電光照着他那黝黑的臉，那雙英銳的眼，準直的鼻和那帶着剛毅的嘴：她將手提包從桌上移到椅邊；她的視線有點慌亂了。她鎮定的看了他一下，徐徐啣着冰淇淋。

他從懷裏拔出一本日記簿來，將自來水筆在上面畫了許多字；當她停了啣，他又將日記簿藏了。

「你寫什麼？」她問他道。

他對她微微一笑，拿起了銅杓說：「沒有什麼。」

這微笑是何等動人啊！她一將想手絹掏出將嘴拭了一拭，回頭看着對座的一對男女。

「這咖啡店太冷靜，」他說。

「大概時間過了罷……」

「不見得。照例凡咖啡店都是通夜不關門的。」

「……半夜有客來嗎？」

「有的。一兩點鐘的時候便人擠滿了……」

他將那日記簿上拔下來的紙條輕輕放在她的手邊。上面寫着：「最美麗而神聖的密斯啊，我早已在北濱公園看見過你了，你給我的印象在我的心上是何等深刻啊！我這世是永遠忘不了你了：最崇拜你的彭定山，I adore you！——」

她將他看了許久，將紙條攔了，迅快的看了他一眼。

「僕歐，」他聲音壯直的道，「拿兩杯冰凍珈琲來罷。」

「那句英文是什麼意思？」她問他道。

「不好意思說，」他微笑道，「寫得太滑稽了。」

這於她完全是一個謎……她有些苦惱，難忍而且灰心；一會她斗然站起身來，道「我要走了。」

他跟着她走到街的盡頭來。

「請你原諒我罷……」他在後面低聲道。

她不答，只是快步的走，不一會，她忽將步停了，對他一笑的道「不是，我剛才才是對那個人發氣。他老實望着我！」「誰？」

「你不用管他誰不誰。」說畢她又走。

冷清清地走過了兩條街，已到一條鐵路邊了。木欄柵已關緊，兩個骨瘦的警察在旁守着；兩面的行人車輛已漸在欄柵外擁塞了。

火車還不會來。

「我們還是從旁邊走過去罷！真等得太煩燥了，」他在她後面低聲說。于是，他握住了她的臂膀，在黑暗中橫過了鐵道。

在驚慌的感覺裏，她覺得臂膀上發出一種熱力，傳遍她的全身。她的心激烈的跳盪着，一切自制力都消失了。

走了幾步，她覺着一種對他的渴望，要求……她的全身不禁朝他的身上投擲了過去，急切地望了他一眼。

他對她微微地一笑，重複握住了她的臂膀。

不自覺地，她跟着他走進一處高大的洋房門口了。

早上九點鐘，這旅舍的三樓一間西式房裏，充滿了溫軟的空氣，太陽從窗幔下低垂了進來，照在銅床上兩個青年男女的臉上。

兩個人在懷抱中，瞳子只不停地互相注射着。

「以後我們怎麼辦呢？」她將全裸的身體靠緊他說。

「以後：你有什麼辦法？」男的淡淡地應了一聲，伸出手來撫弄着她那散亂的髮。

女的呆了一會，便低聲啜泣起來。

「定三，我愛你……」她將頭埋在他的臂間抽噎地說，「你不要欺騙我：你！你不愛我嗎……你太不真心了……」

他笑了一笑。

「我是愛你的啊，你不用着急罷。」

「那麼我們以後應該常常在一塊。」她抬起眼來看住他的瞳子，吞聲說。

「……自然；你有什麼防礙嗎？」

她拭着淚，一會，說：「不過我們以後時常在一塊就好了；你沒有別的

情人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在這裏沒有家眷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是一單身人。」

她似乎很滿意地動了動身，伸出臂來鈎住了他的頭。

「那麼你住在那裏呢？」

「現在！還沒有一定，」

「老實講，」她搖了搖他的頭，着力地說。「那有什麼沒有一定呢。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可是你沒有一個住的地方呀。」

「我住在一個旅館裏。」

「什麼旅館？」

男的呻吟一會道：「……江濱旅館，可是我又打算要搬了。」

「搬到那裏？」

「不能定。」

她嘆出一口氣來，說：「……請你相信我能，定三，我愛你，我是終身愛你的，請你對我說幾句實在話罷。」

「這種愛——也許是不長久的啊……」他搖着頭說。

「爲什麼不能長久呢？……你要知道我在電影院一看見你心裏就……就被你吸住了……那時，即屬我們是初次會面，我已經覺得你十分可愛了。難道，到現在，事情已到了這步，我還不愛你嗎？」

他吻了吻她的頰。

「可是，親愛的，」她帶一點顫聲說。「你現在幹的什麼職務呢？」

「沒有職務啊！」

「你是一個……」

「是，我是一個留學生，但這地方的留學生多得比野雞還多，那有凡是留學生一定就有事情做呢？真的，我現在的確對你說真心話，不過……」

「爲什麼你不找人介紹職業？」

「介紹的人多着呢，可是我都不願意幹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自然是錢太少了。」

「那麼是什麼職業？」

「……銀行裏的簿記員哪……還有中學教員哪……窮得只有一棟房子的野雞大學的教授哪……最多一個月分七八十塊錢，養我一個人還不夠，我怎麼會安心替他們……」

「你不幹，你現在用誰的錢呢……」

「我嗎？哼，家裏還有幾個錢……」

她又似乎滿意的動了動身，聲音更其柔和地說：『你打算娶我嗎？』

『自然……』他又呻吟着。『不過我還不明瞭你現在什麼情形。如果我不明白你，恐怕……』

『不要恐怕罷，』她剛毅地說。『只要我能真心，真心愛你便夠了。』

『哼：我不怕你會有丈夫嗎？』

停了一停，她說：『我已經和我的丈夫離婚了。』

『恐怕沒有罷。』

她笑了一笑，輕輕地將他的耳躲一咬。

『你太狡猾，』她將吻貼在他的嘴上，一會，說：『我早就不愛他了。如

果我愛他，我決不會愛你了。』

『就爲的這個可要麻煩我。』

『爲什麼？你還害怕他？他不過是一隻癆病鬼罷了！……唉，你太無用，

膽小了！」

「難道我就可以爲着你把他打死？」

「並不是一定要弄死他，」她笑道，「不過你只要真心愛我，我一定和他到法庭裏去離婚。」

「哼，他會允許你離婚！」

「爲什麼不允許？我一定要離婚，他還可以怎麼勉強我不離？」

「離婚一定要有重大原因才行，不然法庭還是不能允許的！」

她方欲啓口，又停住了。沉靜了一會，日影已移過兩人的頭部，斜挂到枕邊了。

「依我看，你還是不要離婚好。我們還是時時見見面，什麼問題也沒有：

一種愁苦的颜色露到她的面上來。她沈重的嘆了口氣便坐起身來。

他替她着好了衣。

「我一定要到你住的地方去看看，」兩人出了旅館的門，她說。

「有什麼看的呢？還是我們每天星期日在公園裏相會罷。」

「你會騙我。」

「你這樣懷疑我可沒有法子了。」

她只是跟着他走。

雲娜覺得她自己的命運是完全繫在定山的身上了。她跟隨着他到他的寓裏，彷彿是走進她自己的家一樣。

那是一處僻靜的弄堂裏的一家三層樓上，房裏緊潔而幽靜，壁的四圍挂着無數的西畫——這便使她異常炫目了；還有那堆在籐書櫥裏，一列列的西洋書，這使她確信他是一個異常有學識與能力的人了。放在床頭的大鐵皮箱和挂在箱